

#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李邦熹,王雅鹏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通过建立供给需求方程分别测度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此基础上,对农户的长短期消费者福利效应和生产者福利效应进行有效测度并比较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之前与实施之后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①作为主粮之一,小麦供给和需求均缺乏弹性,其供给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值分别为 0.461 5、-0.387 2和-0.173 1。②农户福利明显受到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影响,该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农户福利的增加;具体而言,它带给农户的福利变化以生产者福利为主,且其福利变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基本一致。基于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设计、构建小麦最低收购价价差体系、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效果、逐步改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配套措施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户福利;粮食价格波动;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F 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6)04-0047-06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6.04.007

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确保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是我国政府长期坚持的重要执政理念。一直以来,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其价格变化不但直接影响国计民生,而且还会通过价格传递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sup>[1]</sup>。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围绕粮食价格波动问题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第一,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机理。温涛等、吴海霞等、石自忠等分别探讨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宏观政策、随机冲击等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现上述因素均是诱发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sup>[2-4]</sup>。罗锋等运用协整理论探究了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发现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主要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自身价格滞后的影响,国际价格波动只对大豆价格影响较为显著<sup>[5]</sup>。王学真等系统考察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要受前期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供给波动、粮食需求波动和热钱波动的影响,其中粮食供给波动和需求波动是主因<sup>[1]</sup>。王锐等运用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开发框架下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国内粮食价格主要受自身滞后项、粮食进口、农业生产资料、人民币汇率、国际粮食价格等因素影响<sup>[6]</sup>。

第二,粮食价格波动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徐永金等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其主产区福利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产区粮食价格变动与生产福利变动呈同向变动关系,而与消费福利则呈现负向关系,且长期福利效应优于短期福利效应<sup>[7]</sup>。石敏俊等研究发现,随着粮食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福利变动状况不同甚至相反,其中前者由于其粮食纯消费者的身份而受损,后者作为粮食的生产者通常因此获利<sup>[8]</sup>。郭劲光主要阐述了粮食价格波动对不同消费人口福利状况的影响及其差异,发现该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收入阶层及城乡之间,还根植到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之

收稿日期:2016-04-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13AGL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粮食主产区土地用途管制的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策优化研究——基于农户分化的视角”(71303243)。

作者简介:李邦熹(198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王雅鹏(1954-),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sup>[9]</sup>。苗珊珊运用 Minot 福利效应模型测算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波动的福利分配在城乡居民间存在非均衡性<sup>[10]</sup>。

第三,粮食价格政策实施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Bakhshoodeh 以伊朗为例,分别讨论了其小麦、稻谷对于市场自由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变动效应,研究发现,同一政策在两种粮食产品市场所产生的效应完全相反,小麦市场中生产者福利得到改善而消费者福利受损,稻谷市场的情形则截然相反<sup>[11]</sup>。林云华则分析了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控政策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质是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一次利益再分配,尽管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结果更为公平,但却带来了不必要的总体福利损失和效率损失<sup>[12]</sup>。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围绕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价格政策实施及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等选题展开了较为深入地探析,获取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研究结论。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鲜有学者系统探讨某一项具体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农户福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小麦作为我国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其价格政策的合理与否必然会对农户福利产生深远影响。自 2006 年开始,我国正式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明确要求皖、鲁、豫、鄂、冀、苏六大小麦主产省份对其小麦实施最低价收购。截至目前,该项政策已实施多年,其所产生的影响则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它带给了小麦生产者和消费者何种影响?不同主体的福利变动又呈现怎样的特征?上述问题都亟待破解。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建立供给需求方程分别测度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此基础上,对农户的长短期消费者福利效应和生产者福利效应进行有效测度并比较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之前与实施之后所存在的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 一、理论模型

### 1. 生产者、消费者福利效应测度模型

本文中的消费者剩余是指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前后价差变化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支付意愿、边际补偿变量等普遍被用来衡量商品的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其中补偿变量遵循了福利经济学中的补偿原则。为了更好度量福利的变化水平,将货币引入效用函数。因此,本文中的补偿变量是指小麦价格变动前后,为了维持原来的效用水平不变而所需要额外支付的资金。其表达式为:

$$CV = e(p_1, u_0) - e(p_0, u_0) \quad (1)$$

式(1)中,  $CV$  表示补偿变量,  $e(p, u)$  表示既定效应状态下不同价格水平的支出模型,采用二阶 Taylor 级数展开式将模型(1)转化,结合 Shephard 引理思想,由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前后市场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消费者福利模型如下:

$$\frac{CV}{x_0} \cong CR \cdot \frac{\Delta p^c}{p_0^c} + \frac{1}{2} \cdot \epsilon^H \cdot CR \cdot \left( \frac{\Delta p^c}{p_0^c} \right)^2 \quad (2)$$

式(2)中,  $CR$  表示消费小麦的价值占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  $x_0$  为基期收入,  $p_0^c$  为基期小麦平均出售价格,  $\Delta p^c$  表示观测期小麦平均出售价格的变化量,  $\epsilon^H$  表示小麦的希克斯需求弹性。

同理,生产者剩余在本文中是指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前后价差变化对于生产者福利的影响。小麦的生产者福利模型为:

$$\frac{\Delta x}{x_0} \cong PR \cdot \frac{\Delta p^p}{p_0^p} + \frac{1}{2} \cdot \epsilon^s \cdot PR \cdot \left( \frac{\Delta p^p}{p_0^p} \right)^2 \quad (3)$$

式(3)中,  $PR$  表示生产小麦的价值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Delta x$  为观测期较基期的收入变化值,  $p_0^p$  为基期小麦平均生产价格,  $\Delta p^p$  表示观测期小麦生产平均价格变化量,  $\epsilon^s$  表示小麦供给价格弹性,需根据小麦供给函数估计而得。

总福利效应函数是指消费者福利与生产者福利之和,即:

$$\frac{\Delta \omega^2}{x_0} = \frac{\Delta x}{x_0} - \frac{CV}{x_0} \quad (4)$$

式(4)中,  $\Delta\omega^2 = \Delta x - CV$  是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前后价格波动净福利效应的二阶近似值。因此,长期总福利效应模型可表示为:

$$\frac{\Delta\omega^2}{x_0} \cong PR \cdot \frac{\Delta p^p}{p_0^p} + \frac{1}{2} \cdot \epsilon^s \cdot PR \cdot \left(\frac{\Delta p^p}{p_0^p}\right)^2 - CR \cdot \frac{\Delta p^c}{p_0^c} - \frac{1}{2} \cdot \epsilon^H \cdot CR \cdot \left(\frac{\Delta p^c}{p_0^c}\right)^2 \quad (5)$$

当  $\epsilon^H = 0$ , 且  $\epsilon^s = 0$  时,可以得到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前后价格波动的短期总福利效应函数:

$$\frac{\Delta\omega^1}{x_0} \cong PR \cdot \frac{\Delta p^p}{p_0^p} - CR \cdot \frac{\Delta p^c}{p_0^c} \quad (6)$$

其中,  $\Delta\omega^1$  为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前后价格波动净福利效应的一阶近似值。

### 2. 供给和需求弹性估计模型

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效应之前,上述模型中小麦的希克斯需求价格弹性  $\epsilon^H$  和供给价格弹性  $\epsilon^s$  需要我们进行估计。由于小麦的希克斯需求价格弹性  $\epsilon^H$  难以估计,故可通过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  $E$  和收入弹性  $\eta$  与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epsilon^H = E + CR \cdot \eta \quad (7)$$

其中,需求价格弹性  $E$  和收入弹性  $\eta$  需要根据其需求函数估计而得。

因此,本文需对 3 个主要弹性系数进行估计,即小麦的供给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采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即双对数模型,分别以小麦产量和农村小麦需求量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供给和需求模型,分别表示为:

$$\ln Y_t = \alpha_0 + \alpha_1 \cdot \ln(ar_t) + \alpha_2 \cdot \ln(co_t) + \alpha_3 \cdot \ln(p_{t-1}^c) + \alpha_4 \cdot \ln(Y_{t-1}) + \mu \quad (8)$$

$$\ln d_t = \beta_0 + \beta_1 \cdot \ln(in_t) + \beta_2 \ln(p_t^c) + \beta_3 \cdot \ln(p_t^c / p_t^{rice}) + \nu \quad (9)$$

其中,  $Y_t$  为小麦产量;  $ar_t$  代表小麦种植面积;  $co_t$  表示小麦生产成本,包括物资成本和人工成本之和;  $p_{t-1}^c$  表示上一年小麦的平均销售价格;  $Y_{t-1}$  表示上一年小麦产量;  $d_t$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小麦消费量;  $in_t$  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p_t^c$  为小麦当年价格;  $p_t^c / p_t^{rice}$  表示小麦价格与其主要替代品大米价格之比;  $\alpha_0,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alpha_4, \beta_0, \beta_1, \beta_2, \beta_3$  分别表示各变量的估计系数;  $\mu$  和  $\nu$  为误差项。为了尽可能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文中所有价格数据均已通过 CPI 指数平减换算(以 2000 年为基期)。

## 二、实证分析

### 1. 弹性系数估计结果

首先,基于式(8)估算小麦的供给价格弹性,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小麦的供给价格弹性估计结果

变量	$\ln(ar_t)$	$\ln(co_t)$	$\ln(p_{t-1}^c)$	$\ln(Y_{t-1})$	Constant
系数	0.258 2 **	-0.151 2 *	0.461 5 ***	0.670 1 **	0.335 0
S.E.	0.470 6	0.086 9	0.129 3	0.236 4	3.003 8
t 值	2.53	-1.74	3.57	2.83	0.11
$\bar{R}^2 = 0.945 6 \quad D.W. = 2.277 6$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由表 1 可知,方程模拟回归结果良好,方程  $R^2$  为 0.945 6,变量系数均通过了  $t$  检验,小麦的供给价格弹性值为 0.461 5,表示小麦的供给价格缺乏弹性,即上一期小麦价格上涨 1 倍,本期的小麦供给量仅增加 46.15%。进一步,根据模型(9)对农村居民人均小麦消费方程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各变量系数均通过了  $t$  检验,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值为 -0.387 2,表明小麦价格每上涨 1 倍,其需求仅下降 38.72%,缺乏弹性;小麦的收入弹性值为 -0.173 1,表明消费者收入上涨 1 倍,其需求仅下降 17.31%,同样缺乏弹性。这也表明小麦作为主粮之一,其需求是刚性的,其小幅变动可能源自其他主粮的替代作用。

表 2 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估计结果

变量	$\ln(in_t)$	$\ln(p_t^f)$	$\ln(p_t^f/p_t^{fice})$	Constant
系数	-0.173 1 **	-0.387 2 *	0.567 1 **	5.495 1 ***
S.E.	0.061 0	0.126 0	0.189 5	0.455 5
t 值	-2.84	-3.07	2.99	12.06
$R^2=0.971 0$ $D.W.=1.964 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2. CR 和 PR 值估计结果

接下来,分别测算小麦 CR 值和 PR 值。其中,CR 值是指农村居民小麦消费值占其总消费支出的百分比,CR 值则指农村居民小麦生产值占其总收入的百分比。二者计算方法如下:

$$CR = (\text{农村居民人均小麦消费量} \times \text{小麦平均出售价格}) / \tex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times 100\%;$$

$$PR = (\text{农村居民人均小麦销售量} \times \text{小麦平均生产价格}) / \text{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times 100\%。$$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从中不难发现,小麦的 CR 值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 PR 值在经历了一个下降阶段之后以 2004 年为转折点演变为整体持续上升态势,由此使得二者之间的差值 NBR (PR - CR) 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由负数到正值的转变过程。具体而言,小麦 CR 值和 PR 值两条趋势线呈“X”形分布,并在 2008 年相交,此时 NBR 值约为 0。在 2008 年以前,CR 值要高于 PR 值,二者之间的差额从 2006 年开始明显缩小,而到了 2009 年 PR 值首度超过 CR 值,自此以后,二者之间的差值不断拉大。由此可见,我国 2006 年开始实施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政策效应自 2009 年起得到极大凸显。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小麦的 PR 值在 2013—2014 年度曾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过去我国未启动小麦托市收购,经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其对于农民作为生产者角度收益的一系列引致效应在 2013 年得以显现。

表 3 2000—2014 年小麦 CR 值、PR 值和 NBR 值

年份	CR 值	PR 值	NBR 值
2000	3.745 2	2.874 9	-0.870 3
2001	3.695 2	2.231 6	-1.463 5
2002	3.681 7	1.933 5	-1.748 2
2003	3.667 5	1.791 4	-1.876 1
2004	3.660 6	1.683 2	-1.977 5
2005	2.745 5	1.887 8	-0.857 7
2006	2.529 5	2.170 4	-0.359 1
2007	2.263 5	2.144 2	-0.119 3
2008	2.173 8	2.177 2	0.003 4
2009	2.110 9	2.544 1	0.433 1
2010	1.972 0	2.677 6	0.705 7
2011	1.631 7	2.765 1	1.133 4
2012	1.576 0	3.396 7	1.820 7
2013	1.345 8	3.555 7	2.210 0
2014	1.153 3	3.263 5	2.110 2

## 3. 福利测算及分析

小麦种植户福利变化受小麦价格的影响表现在 2 个方面:其一,农户作为小麦生产者,其价格波动直接关系到农户的销售收入,即其作为净生产者的福利状况;其二,农户同时又是小麦消费者,小麦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农户的食物消费支出,即其作为净消费者的福利状况。为此,研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对于农户福利影响应基于农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展开,只有将其分解为生产者福利和消费者福利,才能更为深入地探寻由此引致的价格变动对其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及特征。分别测算 2000—2014 年农户消费者福利、生产者福利及其总福利情况如表 4 所示。总体而言,农户福利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其福利的长期效应由负值变为正值,并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在绝大多数年份,农户的总福利变化值与其生产者福利变化值基本一致,表明农户的福利变化主要受其生产者福利效应影响,且其福利变化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基本保持同步。

接下来,结合表 4 所呈现的内容,分别探讨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消费者福利效应、生产者福利效应以及总福利效应的影响。

(1)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消费者福利效应的影响。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对农户消费者福利效应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整体来看,在 2006 年之前,农户消费者福利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变化均值分别为 0.878 4 和 0.942 2,而在 2006 年之后二者的均值则分别降至 0.435 2 和 0.447 2。由此揭示了 2 点:其一,以 2006 年为转折点,农户消费者福利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变化幅度正逐步变小,但稳定性相对更高;其二,2006 年之后,消费者福利效应的演变特征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农户是



表4 2000—2014年农户消费者福利、生产者福利及总福利效应变化情况

年份	消费者福利变化		生产者福利变化		总福利变化	
	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
2000	0.003 7	0.003 7	-0.035 8	-0.035 9	-0.039 6	-0.039 7
2001	0.233 6	0.241 7	0.207 1	0.202 9	-0.026 5	-0.038 9
2002	0.219 0	0.226 1	-0.067 7	-0.068 2	-0.286 6	-0.294 3
2003	0.401 1	0.426 5	0.158 5	0.155 4	-0.242 6	-0.271 0
2004	0.261 1	0.271 3	-0.204 0	-0.210 0	-0.465 0	-0.481 3
2005	-0.294 9	-0.282 4	0.174 0	0.170 5	0.469 0	0.452 9
2006	0.054 8	0.055 3	-0.108 8	-0.110 1	-0.163 6	-0.165 4
2007	0.003 1	0.003 1	-0.044 9	-0.045 1	-0.048 0	-0.048 2
2008	0.058 9	0.059 6	-0.057 3	-0.057 6	-0.116 2	-0.117 2
2009	0.217 0	0.226 1	0.369 6	0.358 0	0.152 6	0.131 9
2010	0.064 4	0.065 2	0.155 7	0.153 7	0.091 3	0.088 5
2011	-0.012 6	-0.012 6	0.139 4	0.137 8	0.152 0	0.150 4
2012	0.025 5	0.025 6	0.508 5	0.492 0	0.483 0	0.466 4
2013	0.072 6	0.073 9	0.344 8	0.337 4	0.272 2	0.263 5
2014	0.006 3	0.006 3	-0.402 6	-0.414 8	-0.408 9	-0.421 1
2006年前均值	0.878 4	0.942 2	0.123 4	0.104 5	-0.755 0	-0.837 8
2006年后均值	0.435 2	0.447 2	1.013 2	0.961 4	0.578 0	0.514 2

不利的,导致其期望福利降低。分年度来看,2000—2014年农户小麦消费者福利长期和短期效应变化基本都处于正向的上升态势,但在2005年和2011年出现了下降情形,这可能与当年小麦价格大幅上涨有关。在2001—2005年期间,农户小麦消费者福利长期和短期效应变化稳定在0.2以上,但自2006年开始,这一数值基本维持在0.08以下,福利增长缓慢。

(2)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生产者福利效应的影响。相比农户小麦消费者福利效应,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生产者福利长短期效应变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主要表现在农户生产者福利长短期效应变化的方向和幅度2个方面:其一,以2009年为界,在此之前农户各年生产者福利的长短期效应变化多为负,而2009年及以后,农户各年生产者福利的长短期效应变化多为正;其二,2009年以前,农户生产者福利变化幅度不大,其绝对值均不超过0.21,但2009年以后,其变化幅度明显增大,其中2012年的生产者福利长期效应变化幅度高达0.5085。由此可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农户生产者福利变化的效应在2009年之后体现得十分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农户生产者福利的增长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其福利增进效应显著。另需指出的是,2014年农户小麦生产者福利的长短期效应变化均明显降低,这可能与我国在2011年启动小麦托市收购有关。

(3)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总福利效应的影响。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福利的增进作用显著,表现为2006年前的农户总福利变化长期和短期效应变化均值分别为-0.7550和-0.8378,而2006年后的均值分别为0.5780和0.5142,可见农户的福利状况由负数转为正值,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就长期效应而言,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启动之前,农户消费者的福利增幅较大,生产者的福利上涨有限,甚至在某些年份表现为负值;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之后,农户生产者的福利增长明显,消费者的福利增长幅度则较小。可见,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麦的市场价格,由此导致农户消费者福利受损,但生产者福利却显著上升。考虑到小麦是重要的主粮,其供给和需求均缺乏弹性,故在此情形下,尽管农户的消费者福利下降,但其每年的小麦消费量却变动不大,而价格上涨还会直接影响到农户收入。为此,就总体而言,农户福利状况是处于改善状态的,而这在前文分析中也得到了一定验证。

###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 1. 结 论

本文在测度小麦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揭示:①作为主粮之一,小麦供给和需求均缺乏弹性,其供给价格弹性、

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值分别为 0.461 5、-0.387 2 和 -0.173 1。②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的小麦 CR 值和 PR 值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其中,CR 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 PR 值在经历了一个下降阶段之后以 2004 年为转折点演变为整体持续上升态势。③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福利增进作用显著,表现为 2006 年之前农户总福利变化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变化均值分别为 -0.755 0 和 -0.837 8,而 2006 年之后均值分别为 0.578 0 和 0.514 2。具体来看,该项政策带给农户的福利变化以其生产者福利为主,且其福利变化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基本一致。

## 2. 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不难发现,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民小麦种植的积极性,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户福利的增加,应不断完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具体而言,可从以下 4 个方面着手:

(1) 优化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设计。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对小麦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干预,从而使其价格既可反映自身的价值,又兼顾了生产者、消费者和相关从业人员的利益。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以及我国自身国情,可参照如下定价方式,即小麦最低收购价=小麦前一年的生产成本 $\times(1+\text{物价上涨指数})+\text{农民合理收益}$ 。

(2) 构建小麦最低收购价价差体系。鉴于长期以来所实施的统一收购价格(比如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的收购价格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利益且不利于粮食品种的更新换代,有必要构建小麦最低收购价价差体系,即按照小麦品质的差异进行差别定价,对于不同品质的小麦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的政策。

(3) 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效果。一方面,理顺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各执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既要明确中储粮系统、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收储企业的权责关系,也需明晰各收购主体与委托收购库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科学设立和布局价格监测网点,完善小麦价格监测体系;除此之外,还应积极吸纳企业资金、社会资金和个人资金的参与,实现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资金供给的多元化。

(4) 逐步改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配套措施。比如,逐步实施小麦种植收益保险制度,在小麦种植之前,农户向保险公司申请种植保险,以减轻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费由政府 and 农户共同承担且政府提供绝大部分。又如,健全现代小麦市场体系,其中,对于现货市场,应积极培养市场主体,健全中粮集团的职责与功能,完善小麦物流体系;对于期货市场,需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其在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和风险规避等方面的优势。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学真, 公茂刚, 吴石磊. 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11): 77-84.
- [2] 温涛, 王小华.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中国 1952—2009 年的经验验证[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4(3): 73-83.
- [3] 吴海霞, 霍学喜. 宏观政策对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J]. 系统工程, 2010, 32(4): 61-69.
- [4] 石自忠, 胡向东. 随机冲击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33-39.
- [5] 罗锋, 牛宝俊. 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2): 51-58.
- [6] 王锐, 刘春雨. 开放框架下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5, 49(3): 417-422.
- [7] 徐永金, 陆迁. 粮食价格波动对主产区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J]. 财贸研究, 2012(5): 61-67.
- [8] 石敏俊, 土妍, 朱杏珍. 能源价格波动与粮食价格波动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基于城乡投入产出模式[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5): 4-13.
- [9] 郭劲光. 粮食价格波动对人口福利变动的评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6): 49-58.
- [10] 苗珊珊. 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村与城镇人口福利变动的差异分析[J]. 财贸研究, 2014(5): 46-53.
- [11] BAKHSHOODEH M, THOMSON K J. Social welfare effects of removing multiple exchange rates: evidence from the rice trade in Iran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 34(1): 17-23.
- [12] 林云华. 论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的福利效应[J]. 怀化学院学报, 2004, 23(2): 100-101.